

電影劇本

餓人行

吳永剛編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人各有夢，所夢的雖然各有不同，總之外乎日之所思。

第一場 韓阿根的夢

夜深沉，大都會之一角，大廈後面的小巷裏，垃圾箱邊，剛有人在那裏傾倒下一堆爐灰，韓阿根想藉着爐灰的餘溫，度過這寒冷的深宵，蓋上一張從各戲院牆上扯下來的海報作被，也使耐熱入夢，韓阿根一直是徘徊在飢餓線上，所夢的當然是「席豐儉」的食物，雖然是夢，倒也吃得非常地耐餓，可是在睡前失於檢點，那爐灰的餘溫，也會死灰復燃，星星之火燃着了韓阿根的破褲，火的焦灼驚醒了他的好夢，撲滅了火災，再躺下去重溫舊夢。

第二場 殷先生的夢

當第一聲鷄啼的時候，大廈的壁爐裏殘火猶熾，緋紅的燈影裏，照見殷先生同他的妻子同睡在溫暖的羽毛被裏，殷先生的鼾聲，彷彿驚蟄的春雷，證明他也在做着好夢，夢裏在笑，笑聲驚醒了身邊的殷太太，殷太太明白他一定不是在做什麼正經的夢，因為他笑得有點異樣，就順手賞了他一個耳光，這才使他完全清醒，瞪着雙眼發楞。

「你在笑什麼？」

殷太太的一聲獅吼，嚇得他失魂落魄地期期艾艾地說：

「我……我……做了一個夢——一個夢？」

「什麼樣的夢會這樣地好笑？」

殷先生又遲了半天才說：

「夢裏我們那批貨，已經裝到了台灣，哈！」

殷太太冷笑了一聲：

「呵……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……後來我一高興就笑了。」

「胡說！到底為了什麼才笑？」

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殷太太抵着耳朵的手用力擰了一下，痛得殷先生大叫。

「你……你讓我說，後來……香港來信說我們的房子蓋好啦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嗯……後來又收到了一個美國來的電報說：我們做的油公司的股票大漲價，那叫我怎麼不笑呢，哈……」

「殷先生索性笑着大笑，殷太太手裏用勁……」

「別瞎扯！說實話！」

「後來……後來我自己也到美國去啦。」

「你一個人去的麼？」

「當然是同你去的。」

「我不相信！」

「你到底說不說實話！」

殷太太一用勁幾乎拉了他半只耳朵，殷先生慌忙護着耳朵跪在床上說：

「我說了……你可別生氣！」

「你說呀？」

殷太太並不放鬆她的手。

「我說，我說！……叫我怎麼說呢！」

殷太太又使了下手，殷先生大叫說：

「說！我說！你放手！我說？」

殷太太撇開手，殷先生似哭似笑地說：

「我……我這不過是做了個夢，你可別生氣，我是……是同那個密斯麗張去的，你……這不過……」

這句話氣得殷太太淚珠滾滾，咬碎銀牙。

「好呀！你居然敢帶了那只狐狸精到美國去，哼！你簡直是電線竿兒上掛雞毛，好大的胆子！」

「太太！太太！這不過是個夢！」

「夢，你夢裏做的也是她，你心裏還有我麼？你不想想你要不是靠了我的裙帶風？哼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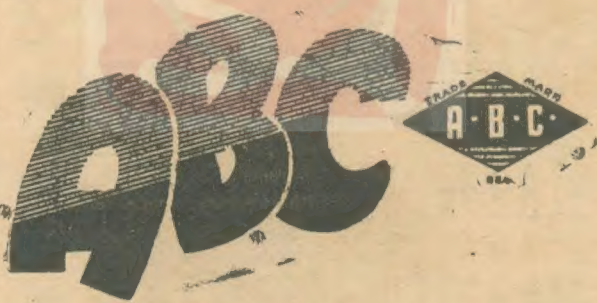
「嗯……對啦，你的裙帶風！」

「你還會有今天麼？滾下去！你自己知道應該怎麼罰的？」

「太太！好太太！我不過是做了個夢！」

「我不許你做這個夢！」

高貴糖果



米果水 老捲糖 鼠糖

·售有處到·

電話一三六四四